

刘墉是乾隆时期名臣，与纪昀、和珅一同，有「乾隆三大中堂」之谓，坊间关于他与乾隆皇帝、和珅有很多传说与演义，故事中的君臣朋友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趣味横生的故事。然而故事毕竟是故事，历史上刘墉宦海沉浮，几经起落，为政虽曾多次受到皇帝申饬，但文学艺术才能却受乾隆皇帝首肯，多次应制作书、编纂书籍。尤其是他的书法，能于乾隆时期馆阁体的千人一面下别辟蹊径，跻身于「清四家」之列，被称为「浓墨宰相」。

特稿

金声玉振集大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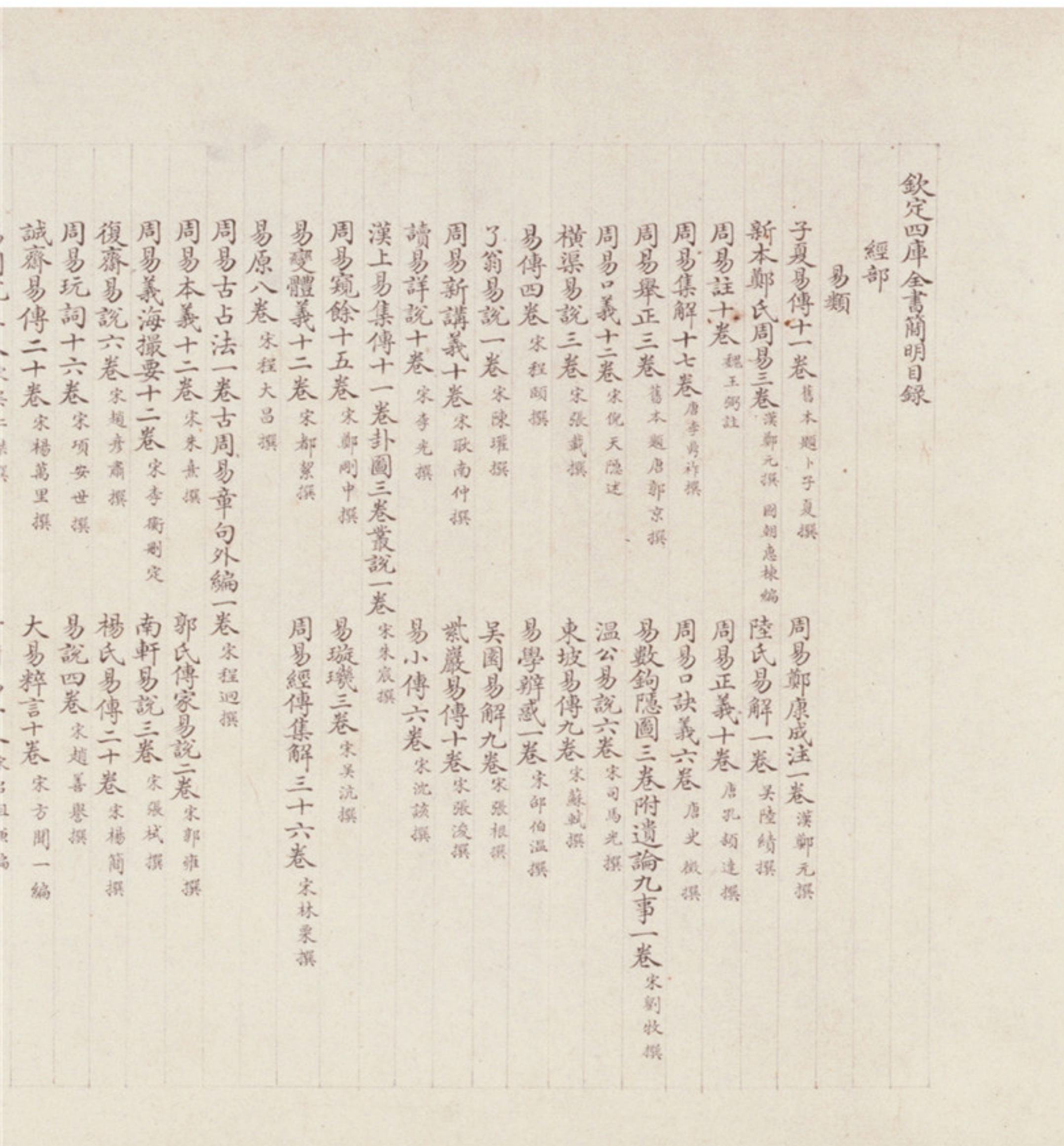
乾隆时期艺术思潮下的刘墉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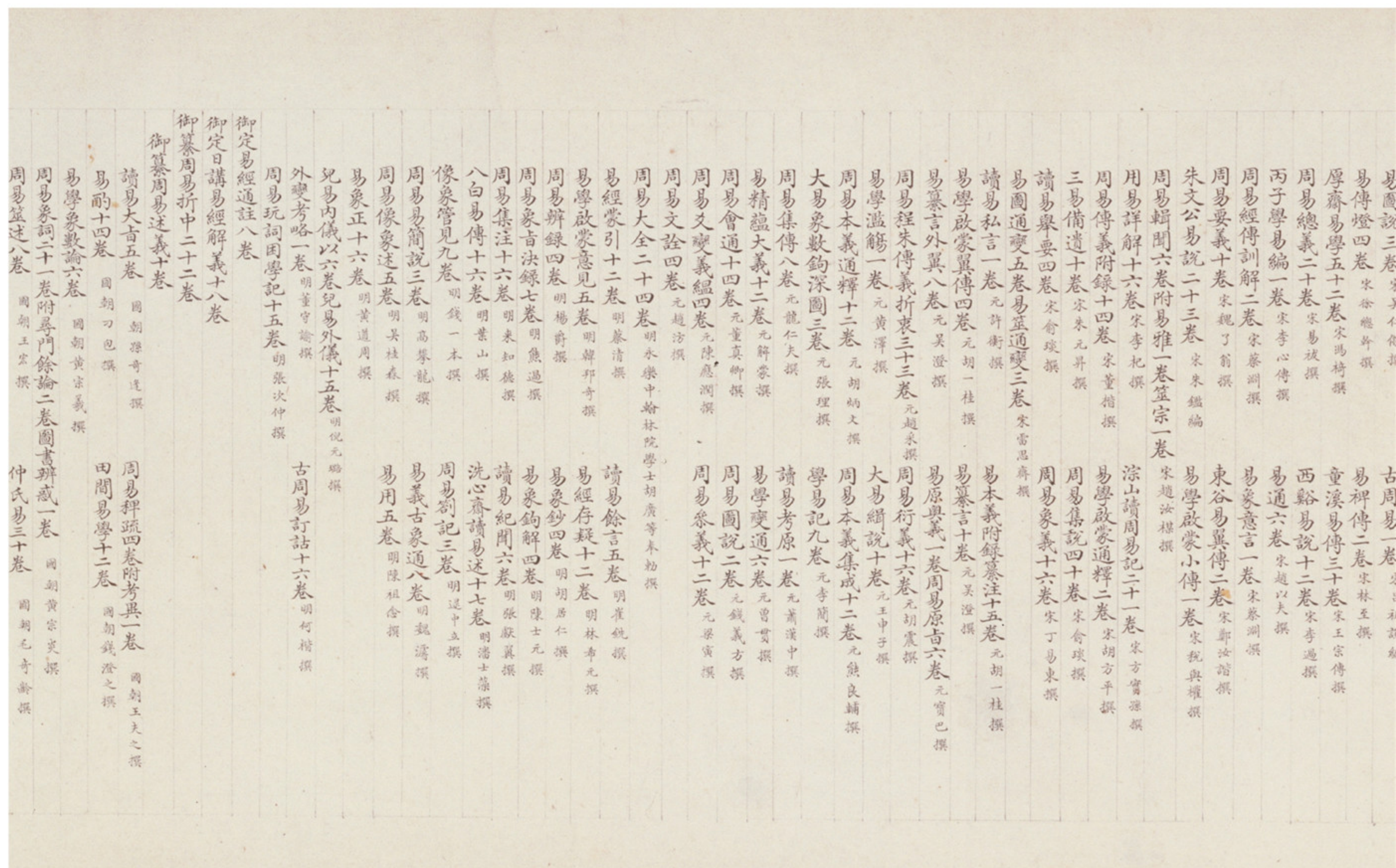
张彬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
主要从事古书画研究鉴定

汉字作为传达思想、社会交流的工具，得到广泛应用；其发展脉络大致从图形、象形文字、甲骨文、金文、篆籀，再由古文大篆到小篆，以至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形成。在实际应用中各种书体逐渐变化，达到了实际功用与审美需求的双重功能，这就是书法艺术。书法从先秦至近代，篆、隶、楷、行、草五体的发展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传承关系，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无不通过书法记载、表达，出现了很多名留青史的书法家。

清代乾隆时期的宫廷艺术活动主要





清 纪昀 四库全书目录卷之“经部”（局部）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围绕皇家收藏，通过乾隆皇帝弘历和臣子们的书画鉴赏活动——包括书画考证、诗歌唱和、著录跋赞等等来完成的，这期间编纂、编修了《钦定四库全书》、《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等书，成就了众多词臣、臣子书画家，随之也出现了大量的臣工应制书画作品，其中不乏精良之作。而乾隆时期涌现出的这些词臣、臣子书画家中，作为「清四家」之一的刘墉是不可忽视的一人。

乾隆时期的艺术思潮与「浓墨宰相」

乾隆年间，广泛征集图书，至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九月，从全国各地征求的图书已逾万种。纪昀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四库全书》的编辑整理工作正式开始。至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纪昀以楷书写就《四库全书目录》卷备览。楷书《四库全书目录》卷，共四卷，通篇抄录经、史、子、集目录及撰者，字迹工整，无一懈怠，体现了他非凡的楷书功力。



刘墉像 取自故宫博物院藏清刘墉《小楷六种》册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亲自主持下，由纪昀等三百六十多位官员、学者编撰，三千八百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的丛书，凡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乾隆皇帝命人抄写七部，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

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四库全书》这种字体严整、强调规范的文字抄写，催生、强化了清代馆阁体书法的发展，清代洪亮吉《北江诗话》载：「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当然，一个时代书风的出现与流行，和帝王的喜好和需求是分不开的。乾隆皇帝喜好元代赵孟頫书

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大臣们无不趋从。但是赵书变化精微难以掌控，也容易使临仿者流于俗态。故而从公文奏章到奉旨唱和，书法皆以结体规整、笔画流丽的统一面目出现，这种千人一面的书法虽然光洁整饬，但从审美角度看就缺少些变化的美感了。

馆阁体讲究乌黑、方正、光泽、等大，代表书家有张照、梁诗正、汪由敦、董邦达和董诰父子。刘统勋和刘墉父子作为乾隆皇帝的股肱之臣亦与皇帝多有唱和或奉旨应制之作，然而刘墉的书法却能师古而不泥古，饶富韵致，如同一股清流，跳脱出馆阁体而自成一家，与翁方纲、成亲王永理、铁保、梁同书、王文治这些宗帖学的书家并称为「清四家」（「清四家」有翁、刘、成、铁与翁、刘、梁、王两种说法，其中翁、刘、成、铁又被称为「乾隆四家」）。

刘墉（一七一九年—一八〇四年），字崇如，号石庵（一作石菴），山东诸城人，生于书香门第，长于显宦之家。祖父刘棨是康熙二十四年的进士，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是雍正二年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刘墉于乾隆十六年三十

二岁时中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卒谥文清。

刘墉为官起起落落，屡遭乾隆皇帝申饬，但他的文学艺术才能还是获得了皇帝的首肯。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年）三月，刘墉服丧期满回京，任职南书房。十月，任《四库全书》副总裁，并任《西域图志》及《日下旧闻考》两书总裁。刘墉受到重用，一方面是乾隆皇帝念及其父刘统勋的多年功绩，主要也是看刘墉为可用之材。

刘墉擅长行书、楷书，「初从松雪（赵孟頫）入，中年后乃自成一家，貌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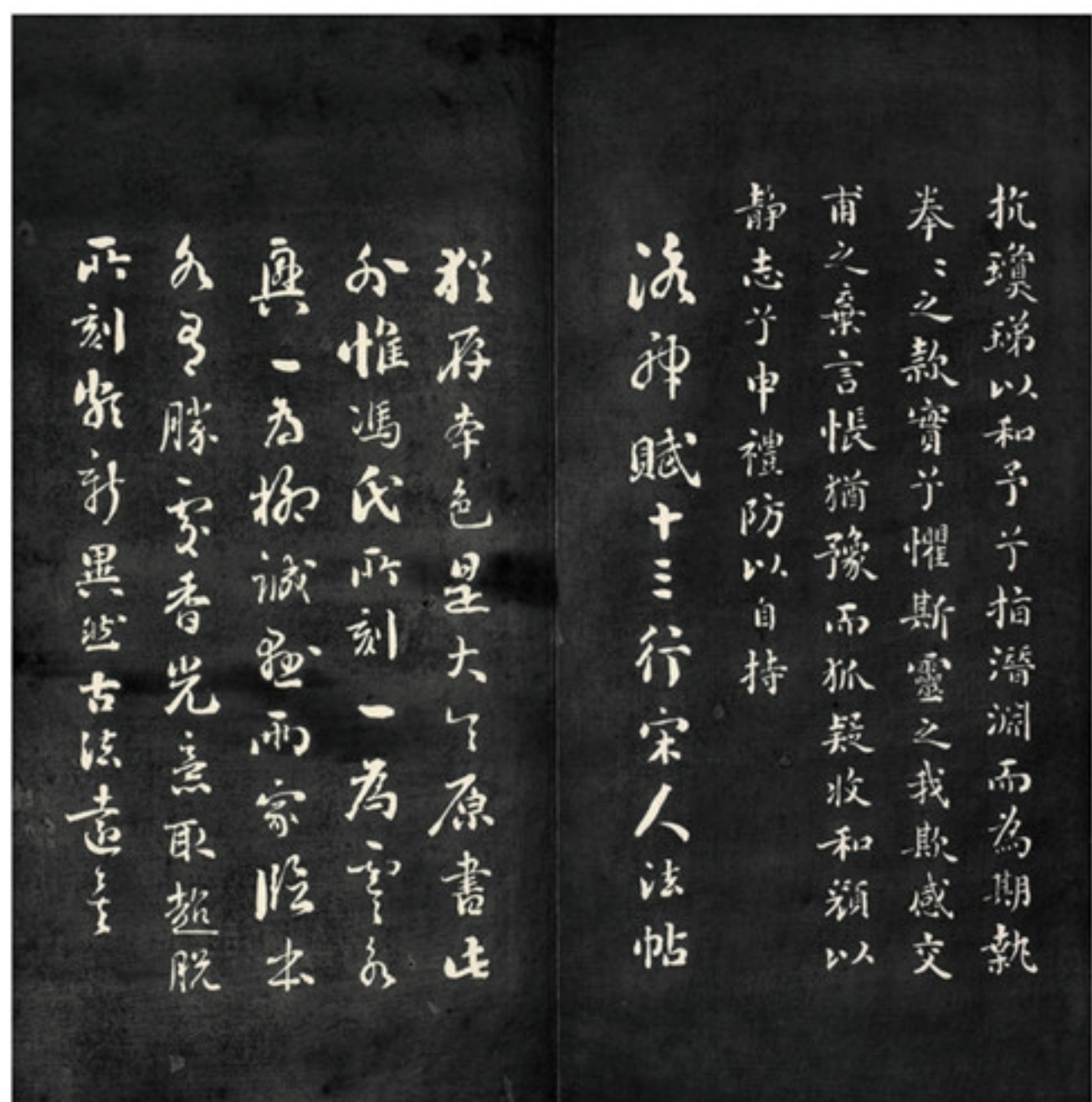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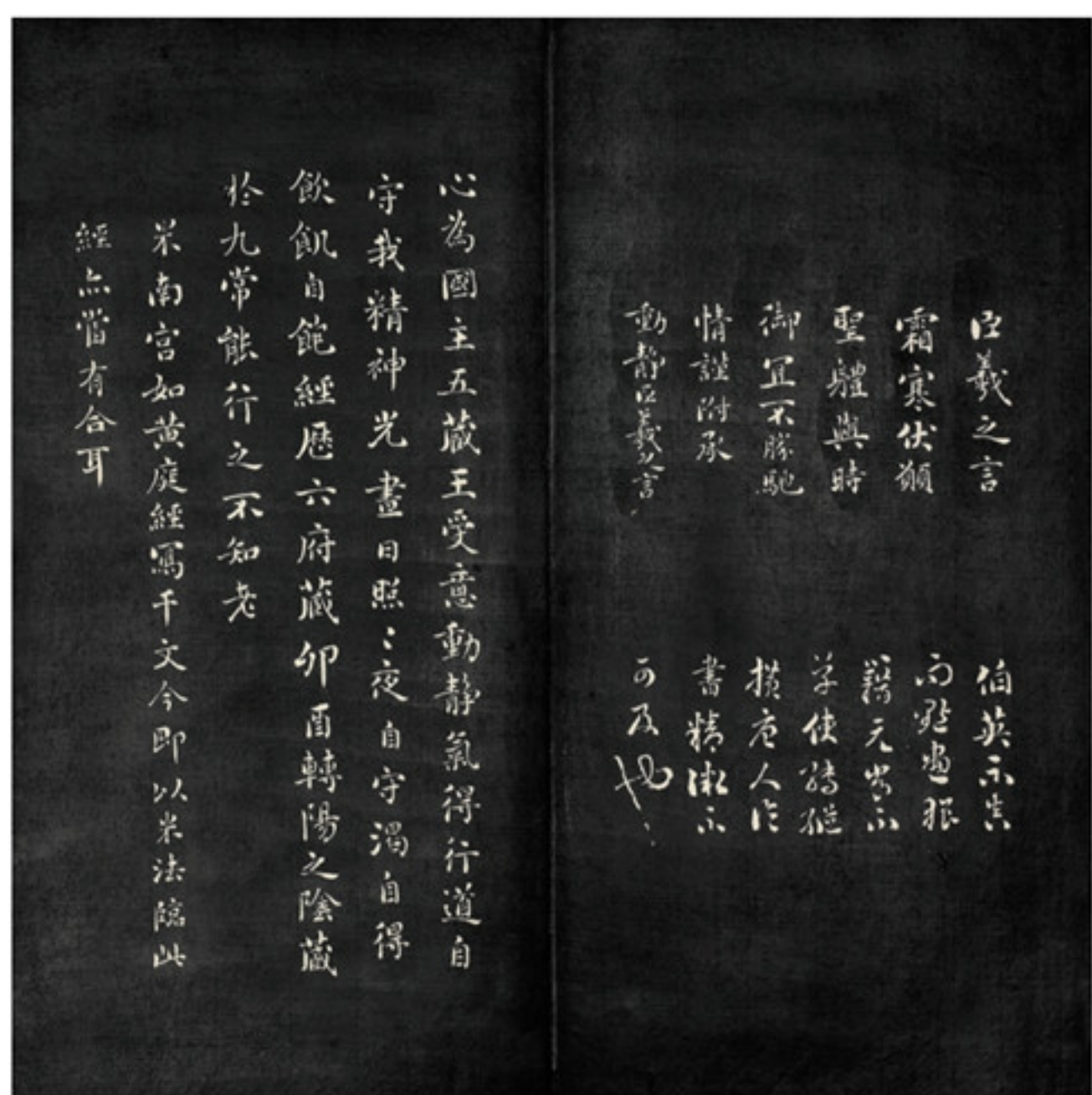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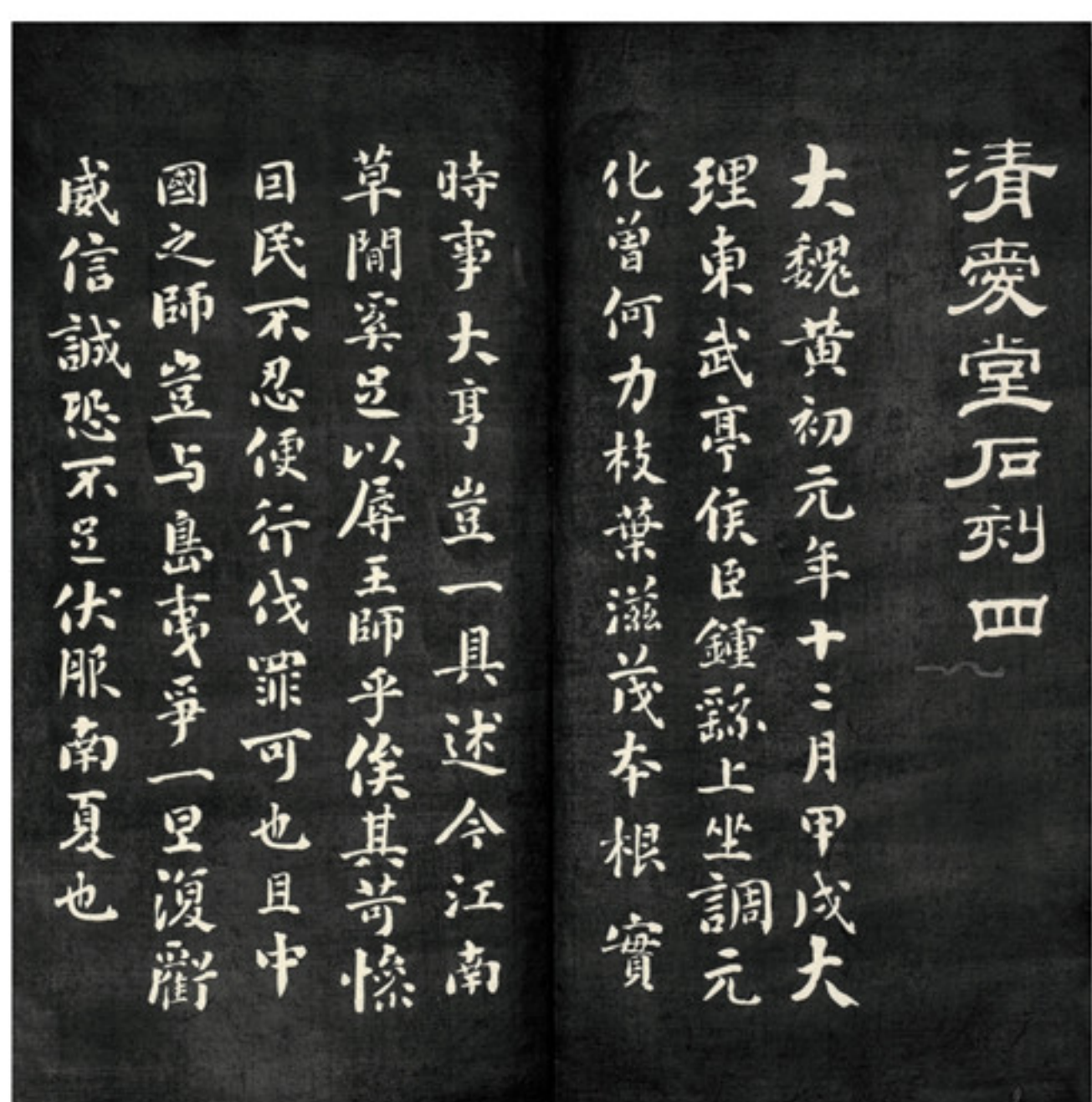
骨劲，味厚神藏，不受古人牢笼，超然独出」。（张维屏《松轩随笔》）晚年将北

碑融入笔下，间架分明，蕴藉刚劲，超然尘外。（包世臣《艺舟双楫》）笔丰墨厚，内含骨力、浑厚丰润为其书法的主要风格特征，因而有「浓墨宰相」——《清史稿》载：「（王）文治书名并时与刘墉相埒，人称之曰『浓墨宰相，淡墨探花』」的美称。刘墉兼工文翰，博览群书，精研古文考辨，名盛一时。清代徐珂在其《清稗类钞》中盛赞刘墉：「文清书法，论者譬之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

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贤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著有《石庵诗集》，有《清爱堂帖》传世。

父子二人御前应制

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刘统勋历经康、雍、乾三朝，是深得皇帝信任的重臣。刘统勋（一六九八年—一七七三年），字延清，号尔钝，山东诸城（今山东高密）人。生于康熙三十九年，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中进士，做过雍正皇帝南书房的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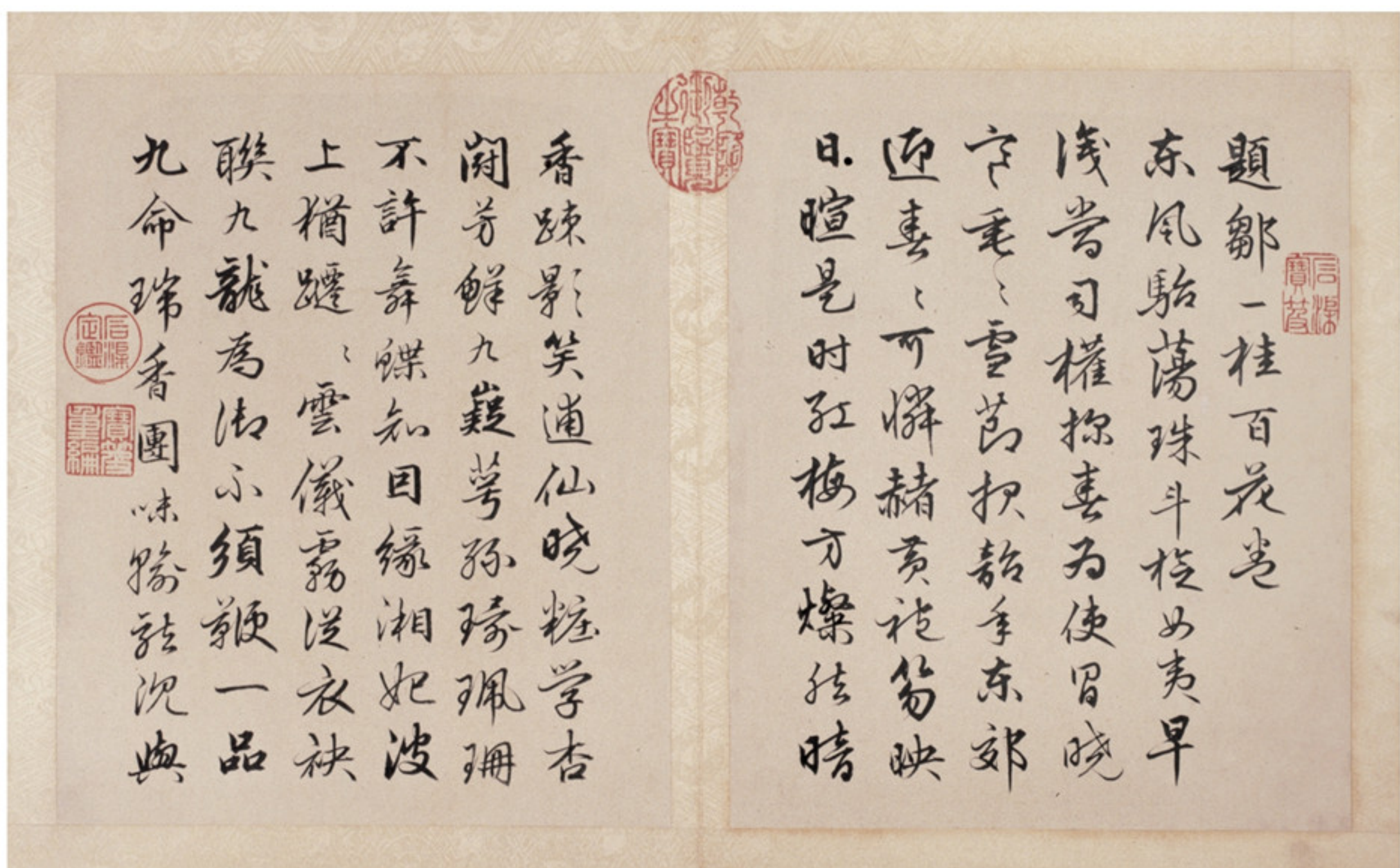
清 刘墉 清爱堂帖（六十一开选三）

清拓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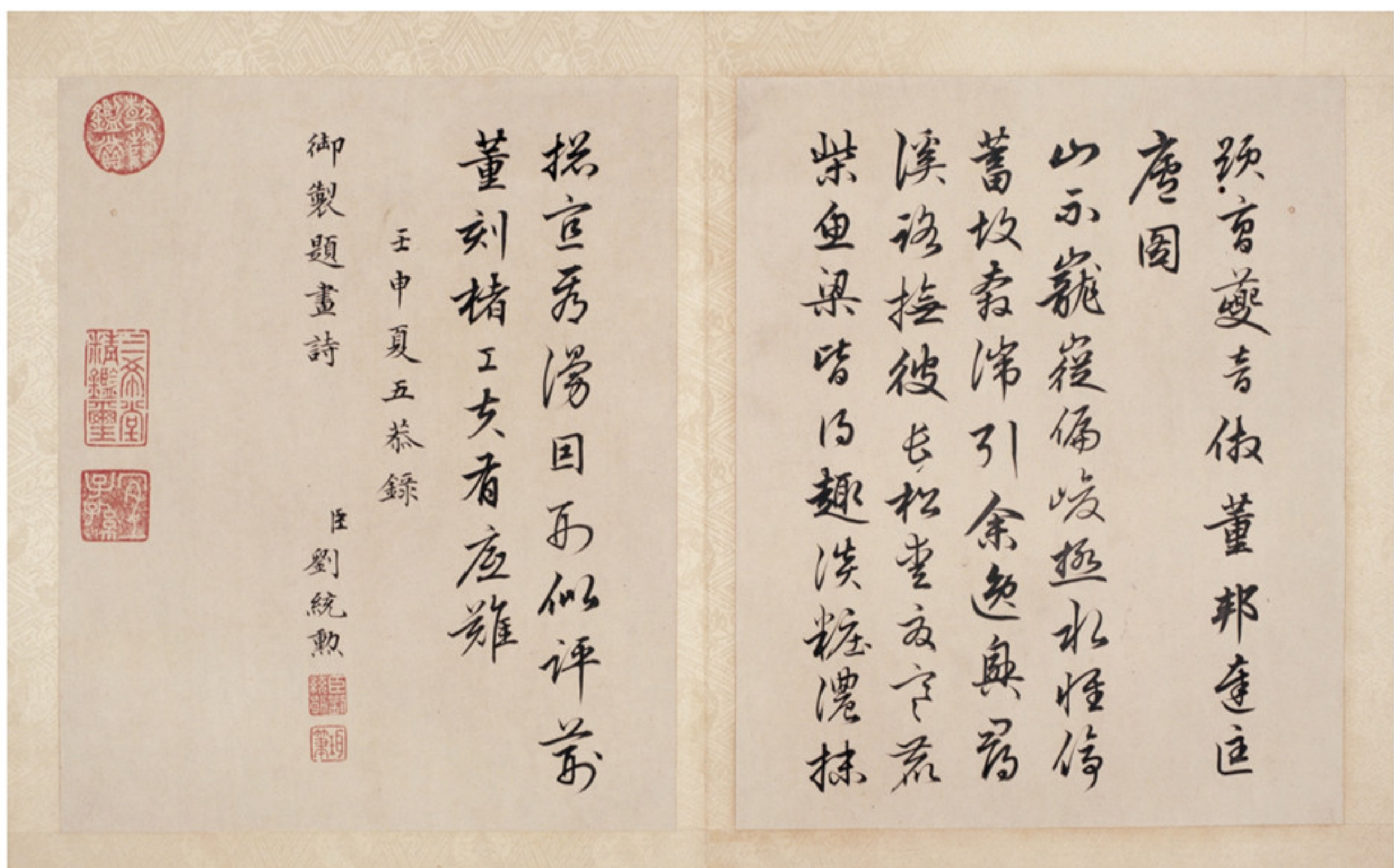
学侍从。乾隆皇帝即位后，历任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尚书房总师傅、殿试阅卷大臣、国史馆总裁及军机大臣等要职，

为政清廉，敢于直谏，吃苦耐劳，在吏治、军事、治河、办案等方面表现出了过人的办事能力，取得显著成绩，乾隆皇帝下谕赞扬他：「统勋在汉大臣当中

尚奋往任事。」其书结体端整，下笔劲爽，有飘逸之姿，书品合乎人品，「神敏刚劲，终身不失其正」。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年），刘统勋七十大寿，乾隆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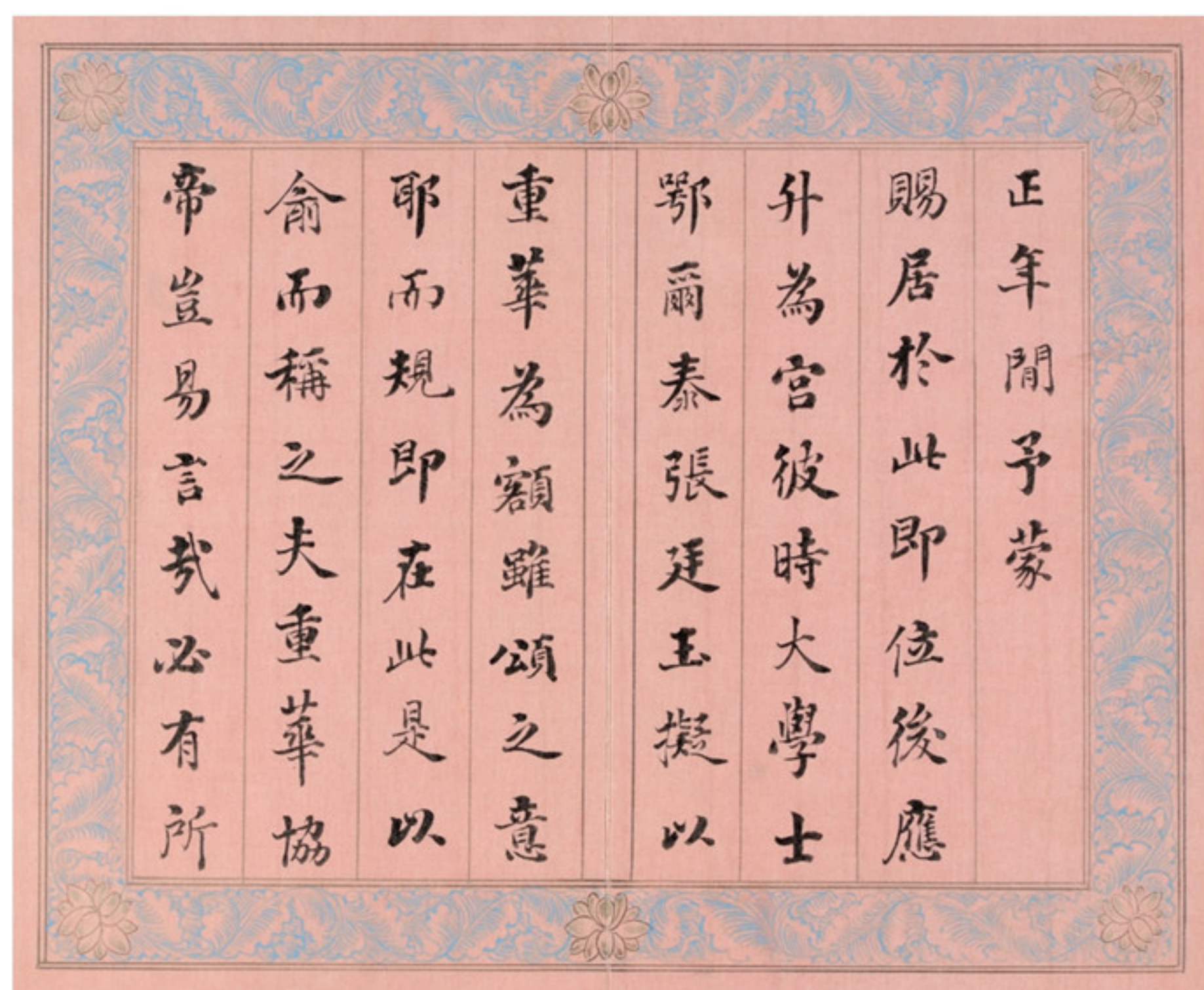


清 刘统勋 书弘历题画诗册之“题邹一桂百花卷”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刘统勋 书弘历题画诗册之“题曹夔音仿董邦达匡庐图”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博物院藏有刘统勋《书弘历题画诗》两册，两本册页形制相同，末开均署“壬申夏五恭录御制题画诗，臣刘统勋”，钐“臣刘统勋”白文方印、“珥笔”朱文方印。鉴藏印记有“石渠宝笈”、“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定鉴”、“宝笈汇编”、“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多方，经《石渠宝笈续编》著录。壬申为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年），刘统勋五十五岁。查《书弘历题画诗》中《题邹一桂百花卷》诗在《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十二；《题曹夔音仿董邦达匡庐图》诗在《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十四。诗序中记载：“初集诗小序向叙《乐善堂集》云：夙昔典学所心得，不忍弃置，后虽有作或出词臣之手，真赝各半……”《乐善堂集》是弘历在藩邸时期诗文的集结，体现了年轻时弘历的理想、抱负、情趣以及恬淡心境。诗集前有弘昼、鄂尔泰、张廷玉、朱轼、蔡世远、允禄、允礼、允禧等作序，它的出版体现了乾隆皇帝初政时为缓解雍正时期的严苛，而实行以儒家理念为指导的政策。至于集中“虽有作或出词臣之手，真赝各半”，《清史稿》中也明确记载了沈德潜为乾隆代笔作过御制诗，但具体是哪些不得而知，待乾隆御制诗、御制文稿整理完成后，进行对比或许能有所判断。此两册中的弘历题画诗是否出自词臣之手无法判断，但由刘统勋抄录则确实确实，两册书风统一，工整中有俊逸美感，乃应制作品中的佳作。



清 刘墉 书弘历重华宫记册（九开选四）
纸本墨笔 每开纵一八厘米 横二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册为刘墉书乾隆皇帝御制《重华宫记》，文中洋洋洒洒记录了重华宫建制和乾隆皇帝在这里居住学习的经历。记中更多的是表述乾隆皇帝勤于政事、宵衣旰食、犹日孜孜、忧国忧民的心态。刘墉书此用心备至，纸精墨妙，字正均等，转折分明，虽是应制之作，却不失其个人风格，而工整俊美处，又大类其父。

秋陽賦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善之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之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羣木夫是以樂而賦之子以為何如居士咲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



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帷幄暑至於溫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蒸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為一后土冒沒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茵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違濕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為病也耕於三吳有田一廬禾已實而生耳稻已秀而泥蟠溝

塍交通牆壁頽穿面垢落壁之塗目泣濕薪之烟釜甑其空四鄰悄然鶴鶴鳴於戶庭婦膏興而永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忽釜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懸清風西來鼓鐘其鏜奴婢喜而告予此雨心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暘谷升於扶桑曾未轉盼而倒景飛於屋梁矣方是時也

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溫者簪之炎者也云何以夏為盾而以冬為褻乎吾儕小人輕愠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羣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惑居

東方朔傳 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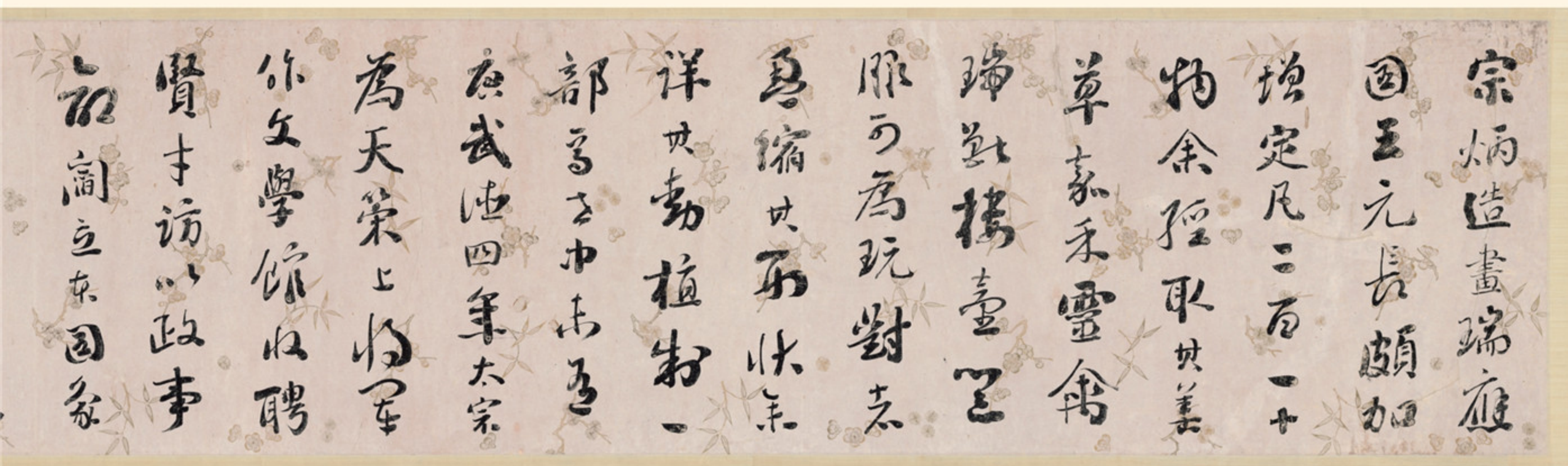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曰福
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曰異今陛
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
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
盡可曰為苑何必盤屋鄠杜乎奢侈
踰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猶以為

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
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
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灞
澠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
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無山東者
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
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

萬民所仰也又有杭稻稊粟桑麻
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蠶魚貧者
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
之間號為土膏其貢畝一金今規曰
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
之地上立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
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

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麋鹿廣狐
菟之苑大虎狼之虐又壞人家墓發
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
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
囿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
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
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

刘墉有一些未写“恭录”、“恭和”等字样的书法作品，文字内容也不是“御制”，但有“刘墉敬书”、“刘墉谨书”的款识，且钤有“臣墉之印”或“敬书”印记，这些作品也应属于应制书法。故宫博物院所藏《楷书秋阳赋东方朔传》册便是其中之一，是册录苏轼《秋阳赋》、班固《东方朔传》，在《秋阳赋》结尾处钤有“臣墉之印”白文印一枚，属应制书法无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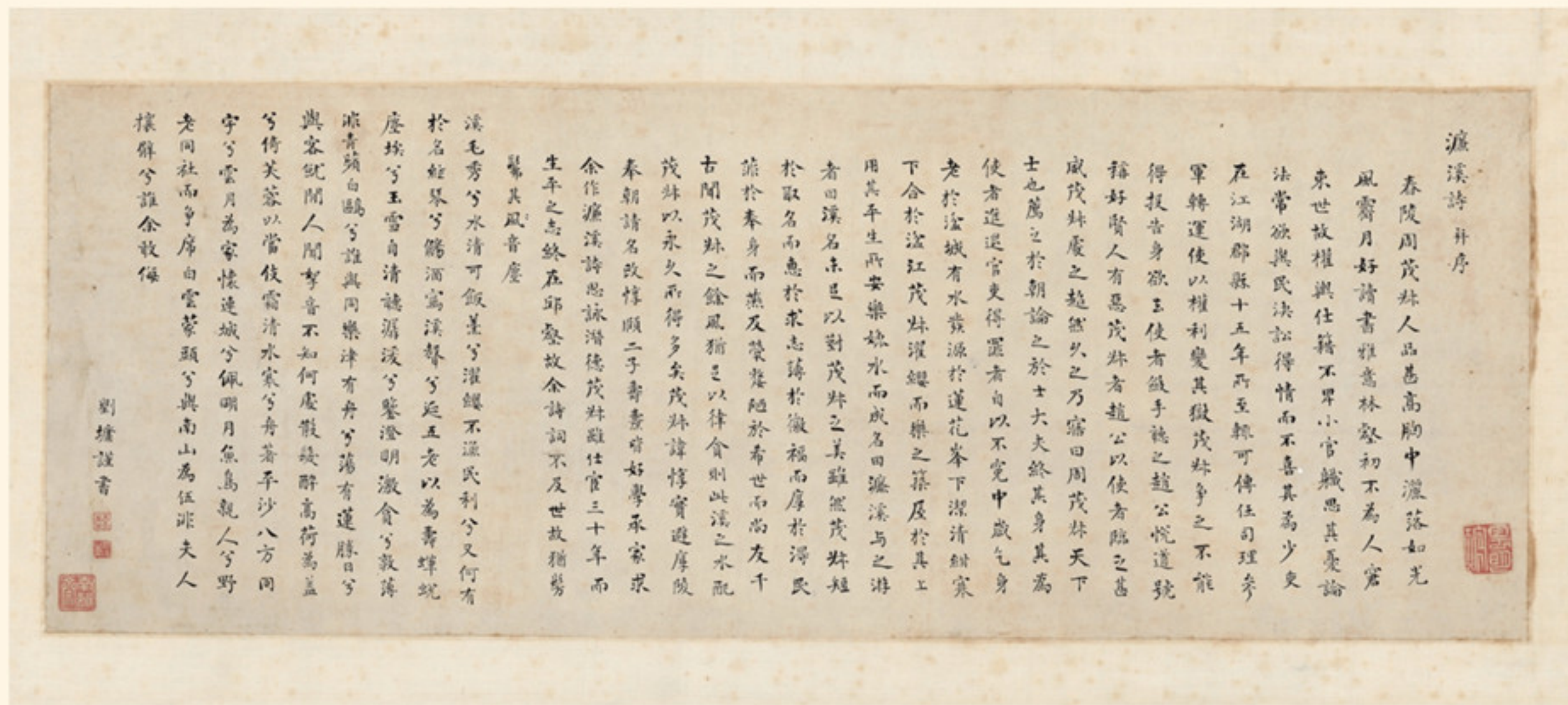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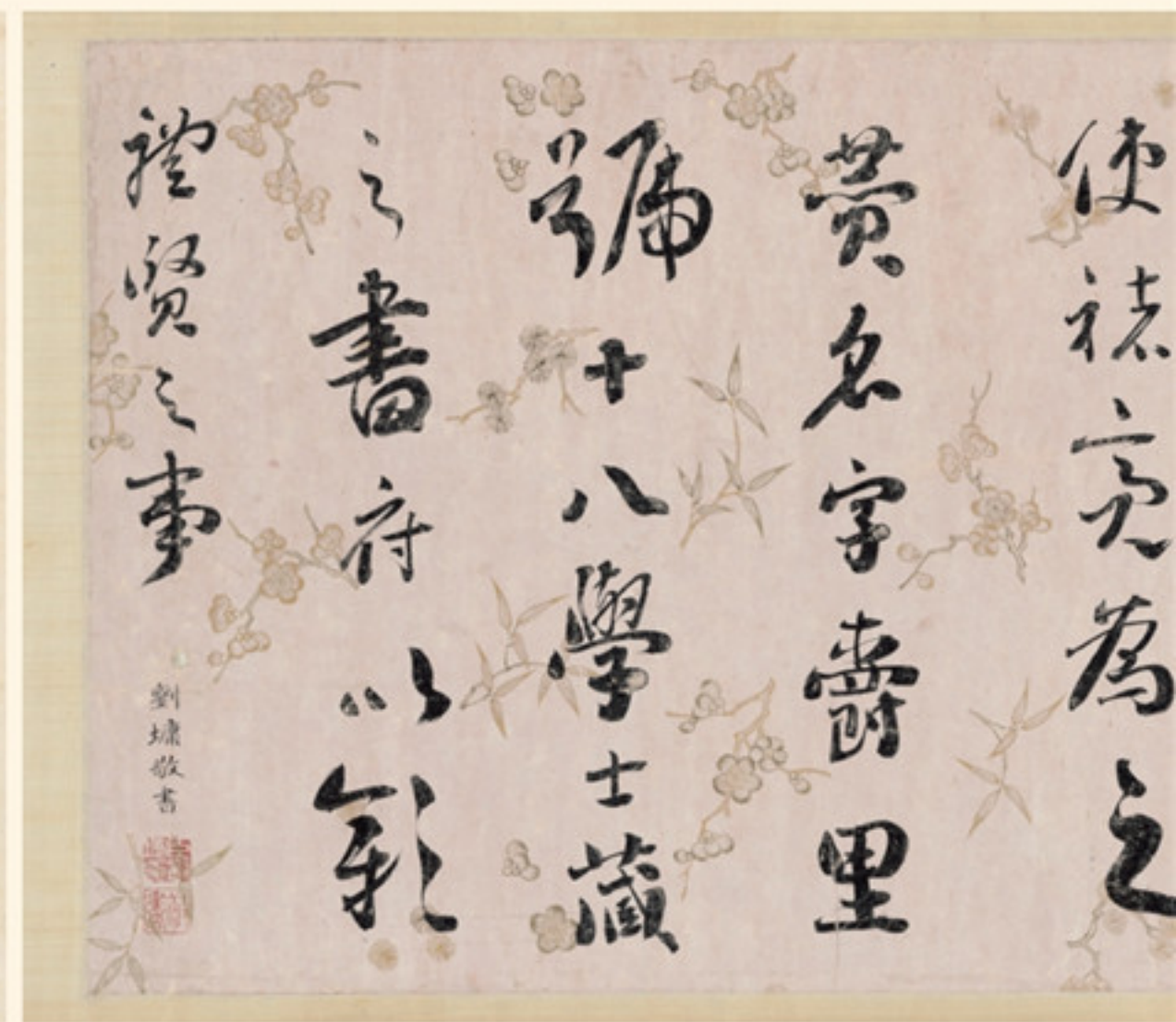
御賜「贊元介景」匾額；乾隆三十八年（二七七三年），出任《四庫全書》總裁官，猝逝于上朝途中，追授太傅，謚号文正。《諸城縣志》评价刘统勋「剛毅篤厚，久值机密，襄贊纶扉，随事献纳，推贤黜奸，为百余年名臣第一」。

刘墉的从政之路有其父刘统勋的福荫，书学亦有其父的亲传影响，但其中更有刘墉自己的精研出新，从父子二人书法中不难看出。

精华蕴蓄神韵独出

刘墉书法初从赵孟頫、董其昌入手，法魏晋，学钟繇，间颜真卿、苏轼、米芾、蔡襄等各家，将各家风格化为己用，学古而不泥古，学古出新。刘墉的学生、翁方纲的女婿戈仙舟，有一次互问刘、翁两人书法如何，翁方纲讥笑刘墉书法道：「问汝师哪一笔是古人？」刘墉反驳道：「我自成我书耳，问汝岳翁哪一笔是自己？」好一个厉害的刘石庵，正所谓「本不求似，亦无一笔似」。

（郭尚先《芳坚馆题跋》）



清 刘壙 行楷两段卷
故宫博物院藏

《行楷两段》卷（《行书录文楷书濂溪诗并序两段》卷），纸质精美，粉笺上绘梅、竹、菊。第一段行书，书体自然洒脱，节录南朝梁庾元威《论书》句兼议政事，款署“刘壙敬书”，钤“臣刘壙印”白文方印、“敬书”朱文方印。第二段楷书，写黄庭坚《濂溪诗》，结体规整严谨，笔墨丰润俊逸，款署“刘壙谨书”，钤“刘壙之印”白文方印。此外卷上还有“南韵斋”收藏印一枚，“南韵斋”是绵亿（一七六四年～一八一五年）的斋号，绵亿工书，熟读经史，是永琪之子，乾隆皇帝的孙子，乾隆四十九年封多罗贝勒，此卷应制书法经其收藏，或是源自内府所赐。

衰年变法承前启后

包世臣《艺舟双楫》将清朝书法分为了五品：平和简静，迺天成，曰神品；酝酿无迹，横直相安，曰妙品；逐迹穷源，思力交至，曰能品；楚调自歌，不谬风雅，曰逸品；墨守迹象，雅有门庭，曰佳品。神品仅邓石如一人，包世臣把刘墉小真书放在「妙品下二人目」下，又将刘墉行书放在「能品下二十三人目」下。这样的划分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也反映出包世臣的判断与他的师承不无关联。包世臣（一七七五年～一八五五年），字慎伯，号倦翁、小倦游阁外史，安徽泾县人。工书，师承邓石如，初学唐宋，后法北碑，晚年又学「二王」。他提倡北碑，开辟书法新路，在咸丰、同治年间颇有影响，也算一代书家。他的习书道路和刘墉正好相反，刘墉晚年学北碑，他是在晚年学「二王」。所以说历代书法家的求变创新之路，都是在借鉴先贤走出，经过不断发展、变化得以延续。

刘墉虽为博学的帖学名家，但对于师承碑学名家邓石如的包世臣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不仅仅体现在他晚年对

帝啓歷上
 山木二幀
 飛借一
 更帝歷上
 山甫早望
 臨辱五
 尔往
 帝
 存承清
 向屬邑
 捕蝗海浦
 方畧
 邑上
 賴德
 此雨
 露之
 必遂
 小亭近有
 秋祭文上
 呈可
 方笑
 帝皇恐
 海岳二帖
 石菴法於丹
 林詩興之
 拜

清 刘墉 行书临米帖轴

纸本墨笔 纵一四四·五厘米 横三八·四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轴节临米芾《捕蝗帖》，款署「石庵临于丹林诗兴之轩」，后钤「刘墉印信」朱文方印、「石庵」白文方印。鉴藏印有「宁止堂俞自制笺」、「知足知不足斋珍藏书画之印」。米芾《捕蝗帖》卷墨迹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曾经《石渠宝笈初编》御书房、《故宫书画录》著录，影印于《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二册。徐邦达先生《徐邦达集·十》「古书画伪讹考辨一」对该帖有详尽考证，认为「本帖笔笔薄弱，起迄都极不自然，必是每字小心临仿……此临仿有本之书，其真伪只能从笔墨中辨之，如考其文义，则无懈可击，识者讳之」。刘墉书不假，临米书落笔干净利落，笔丰墨浓，骨力苍劲的特点很是明显。所录内容与米帖略有出入，所临是否真本亦未可知。刘墉在其《楷行书杂书》册（故宫博物院藏）中写道：「伪帖不可学，录其语而记之，欲人知其伪也。」此轴或即此种「录其语而记之」的作品。

清 刘墉 行书张长使书法论轴
花笺墨笔 纵九三厘米 横三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轴为刘墉抄录苏轼《东坡书说》评唐代书家张旭的文字以及杜甫《李潮八分小篆书歌》节句，后钤「刘墉印信」朱文方印、「石庵」白文方印。刘墉节录、节临苏轼作品较多，说明了他对苏轼书法、诗文的痴迷与热爱。此书用笔沉着稳定，墨色较为丰润，体势趋于开张而骨力内含，有苏轼书风，应是其中晚年佳作。





清 刘墉 行楷书临中山松醪赋扇
纸本墨笔 纵一八·二厘米 横五四·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扇节临苏轼《中山松醪赋》（藏于吉林省博物馆）后半段，款署“丁巳望六月节临于久安室付侄瓌之存，石庵居士”，钤“刘墉印”白文印、“日观峰道人”朱文印。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卷清初为安岐所藏，乾隆时入内府，入《三希堂法帖》，乾隆皇帝曾评此帖：“精气盘郁豪（毫）楮间，首尾丽富，信东坡书中所不多觐。”看来君臣的喜好是一致的。丁巳（一七九七年），刘墉七十七岁，此时其用笔已受北碑影响，字形稍瘦，个别字以尖锋起笔，字形硬朗有棱角而少去圆润，是其晚年变法之作。

「二王」的师法上，亦体现在他的书论中，他在《艺舟双楫》中便讲：「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断不可企及者在画之中截；中实之妙，近人邓石如书，中截无不圆满道丽，其次刘文清（刘墉）中截近左处亦能洁净充足，此外则并未梦见在也。」足见包世臣对刘墉的推崇。

故宫博物院藏刘墉《杂书诗文》

册后有周尔墉题跋一段，题跋中评刘墉小楷书写到：「少年书秀逸英发，极似文正（刘统勋）笔，今流传者皆晚岁手迹，然细谛长画则犹存家法。山舟（梁同书）、秋室（余集）两先生皆绍其体。」这应该是对刘墉书艺承袭比较精炼的概括了。

真伪杂糅扑朔迷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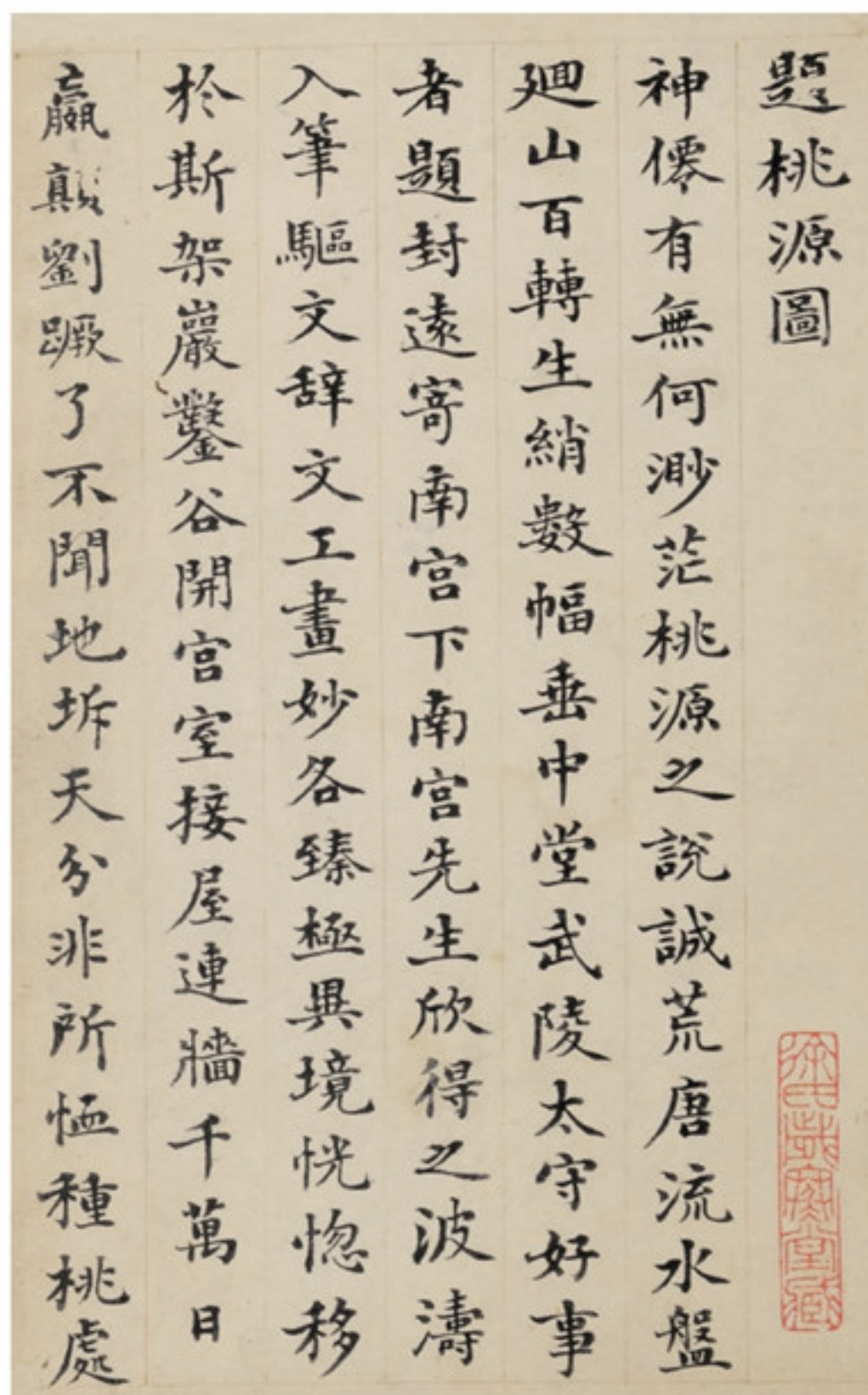
刘墉的一些应酬之作和署「臣」字款的应制之作，很多是由内廷如意馆的馆阁书手代书。包世臣《艺舟双楫》记载：「诸城（刘墉）有摄夫人黄氏，嘉兴人，笔势极似，惟工整已甚，较诸城疏散韵味微减耳。诸城晚书多出黄手，小真书竟至莫辨。有家书十册，黄夫人原书后，诸城批答，皆绝妙，世人罕有知者。」

清 包世臣 录书谱轴 纸本墨笔 纵一三七厘米 横六〇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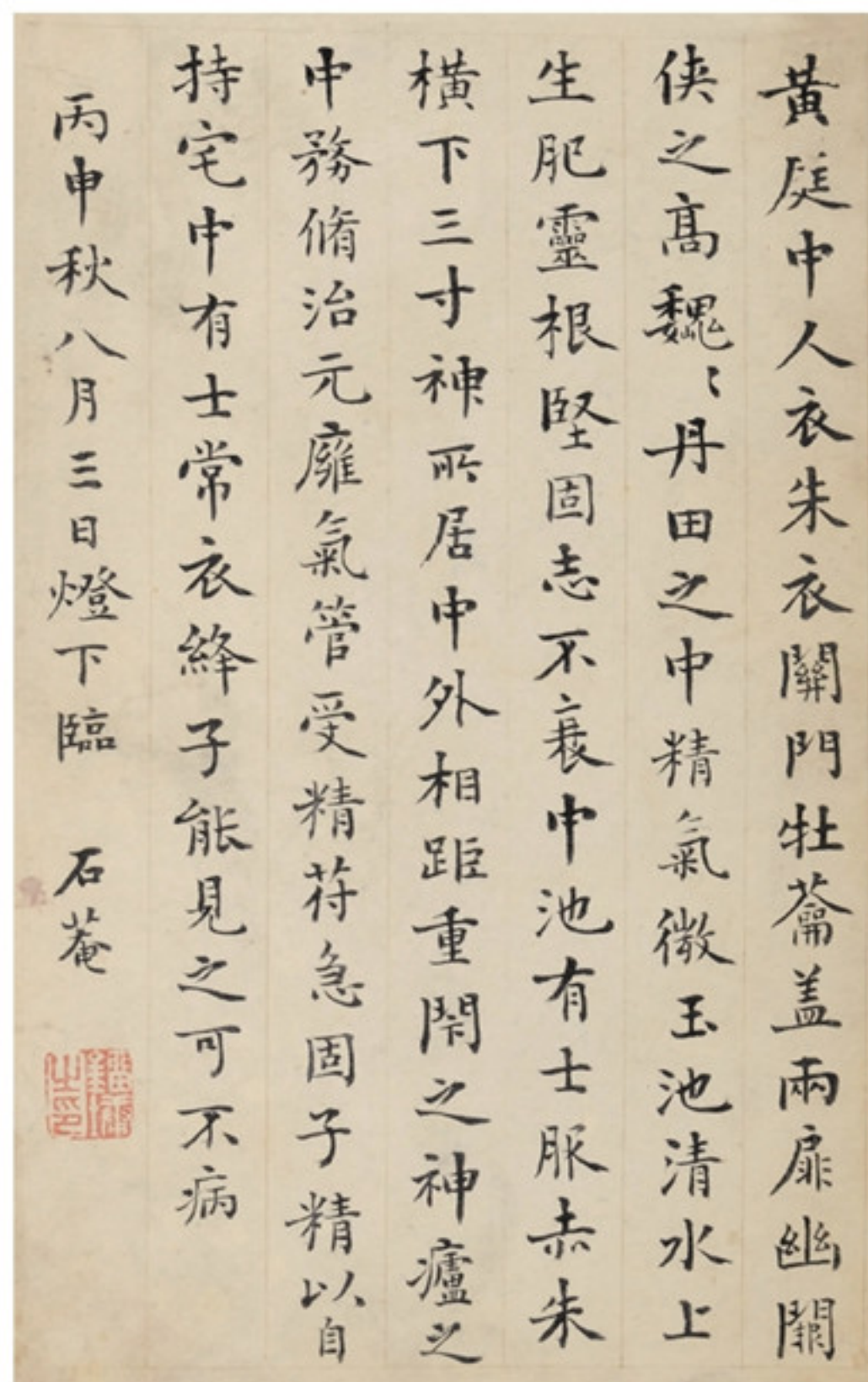
是轴行楷书录孙过庭《书谱》一段，款署「录书谱一则，道光卅年长至后二日包世臣」，钤「世臣私印」白文印、「包氏慎伯」朱文印、「白门倦游阁外史七十岁后书」朱文印，迎首钤「上章庵茂」白文印。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包世臣七十六岁。此幅书作结体紧凑，字里行间既有北碑体式又参有「二王」潇洒风韵，尤其丰润的用墨，不难看出刘墉书法对其的影响，为其晚年书法代表作。

反弓就地云露之迹龜鶴花華之
露正園朱於染尔或守瑞於苗年
巧涉丹馬工新精果美吉樹式北似
得馬代得家之之子歌華勢於十東文
都理諫言朱云拙得重台振殊北亦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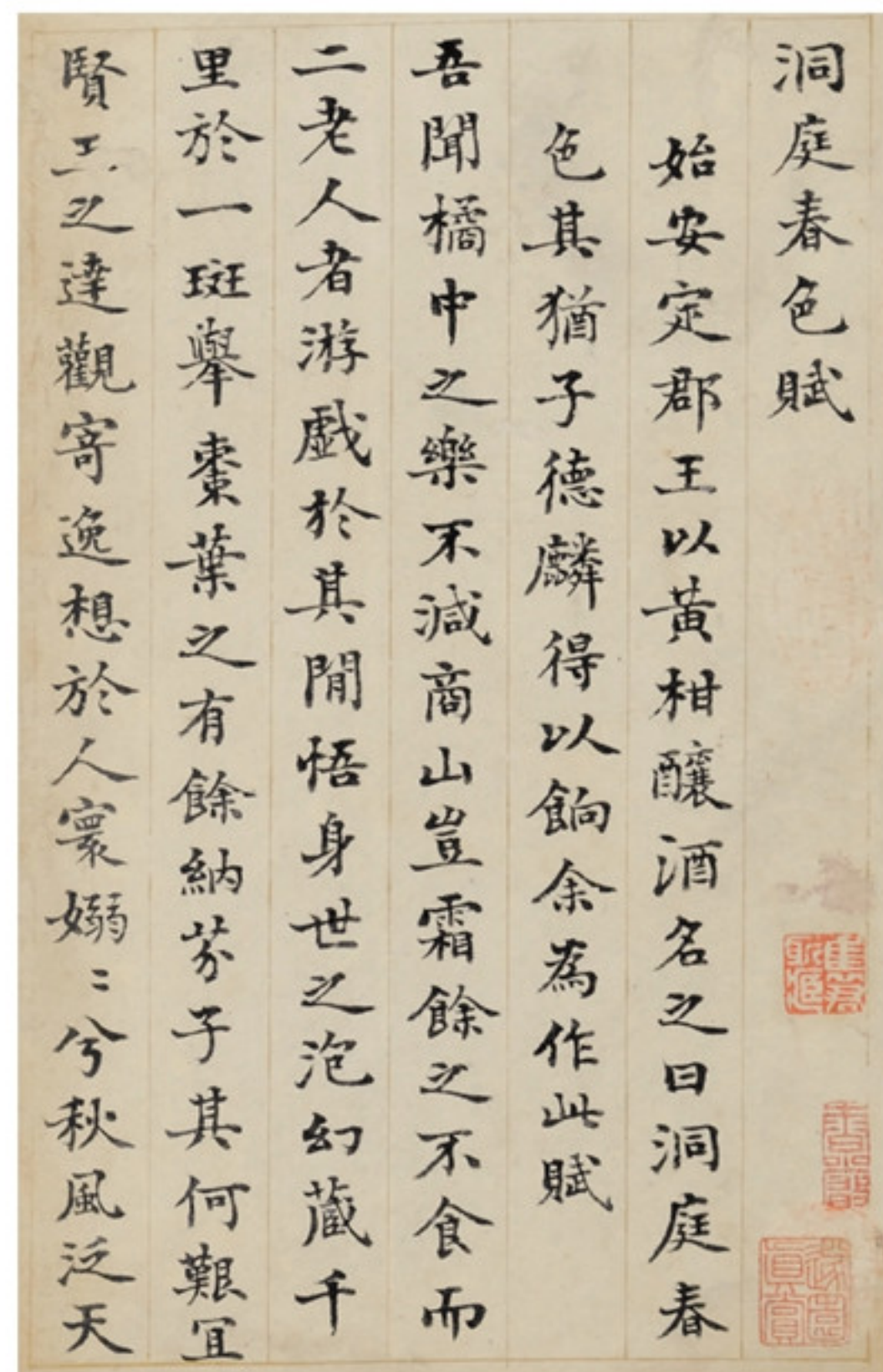
包世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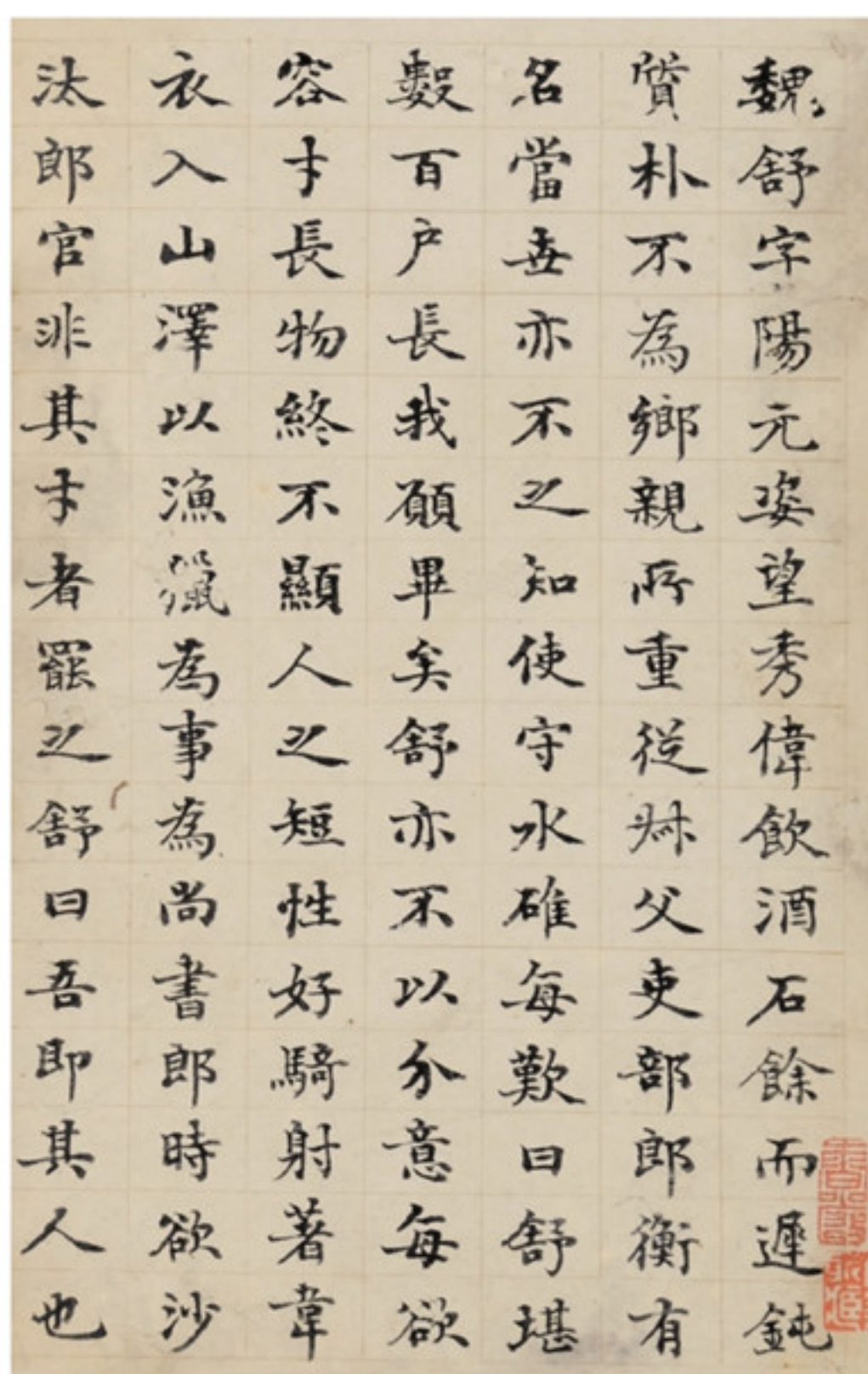
清 刘墉 小楷六种册之“题桃源图”（三页选一）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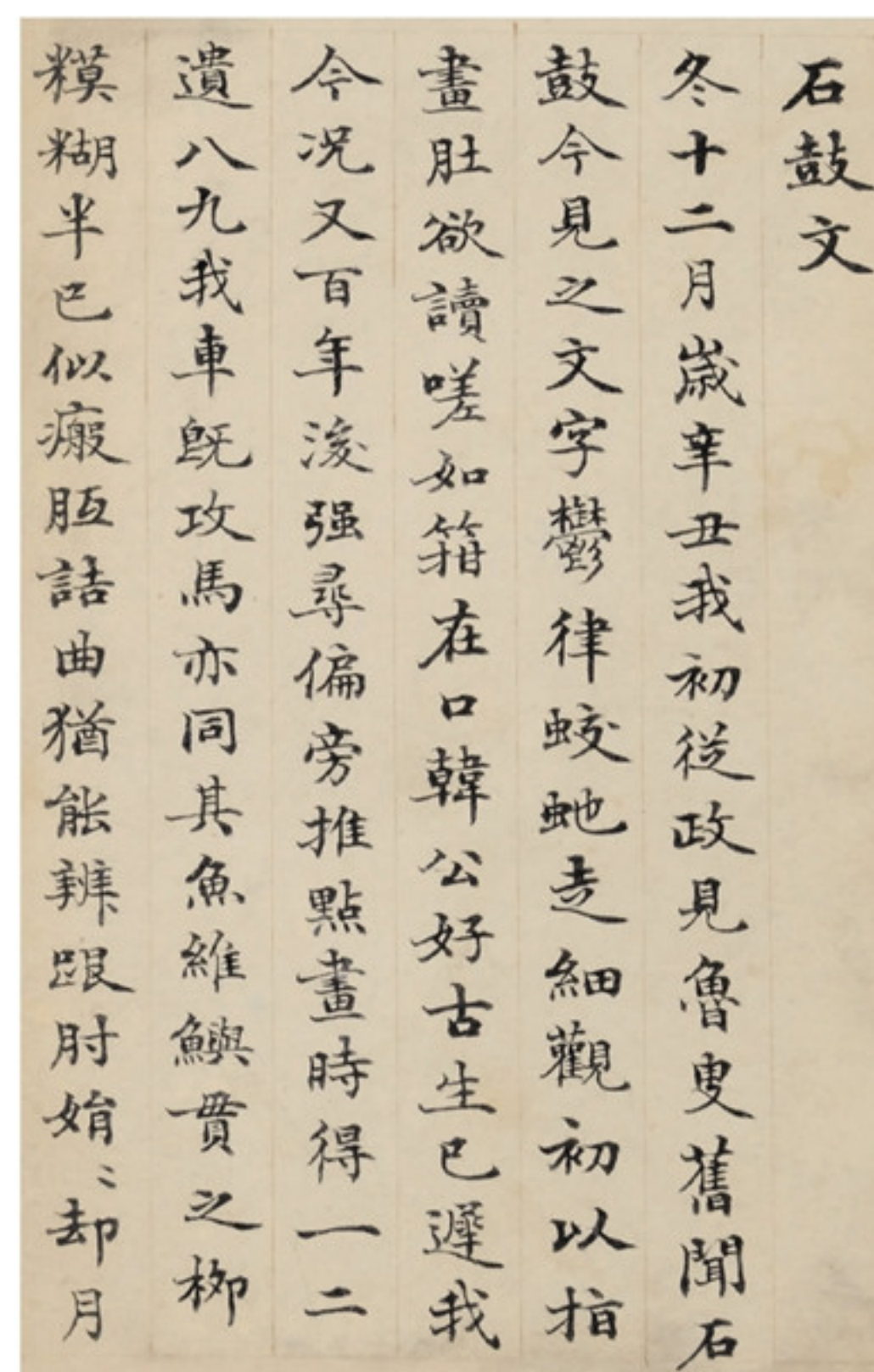
清 刘墉 小楷六种册之“黄庭经一則”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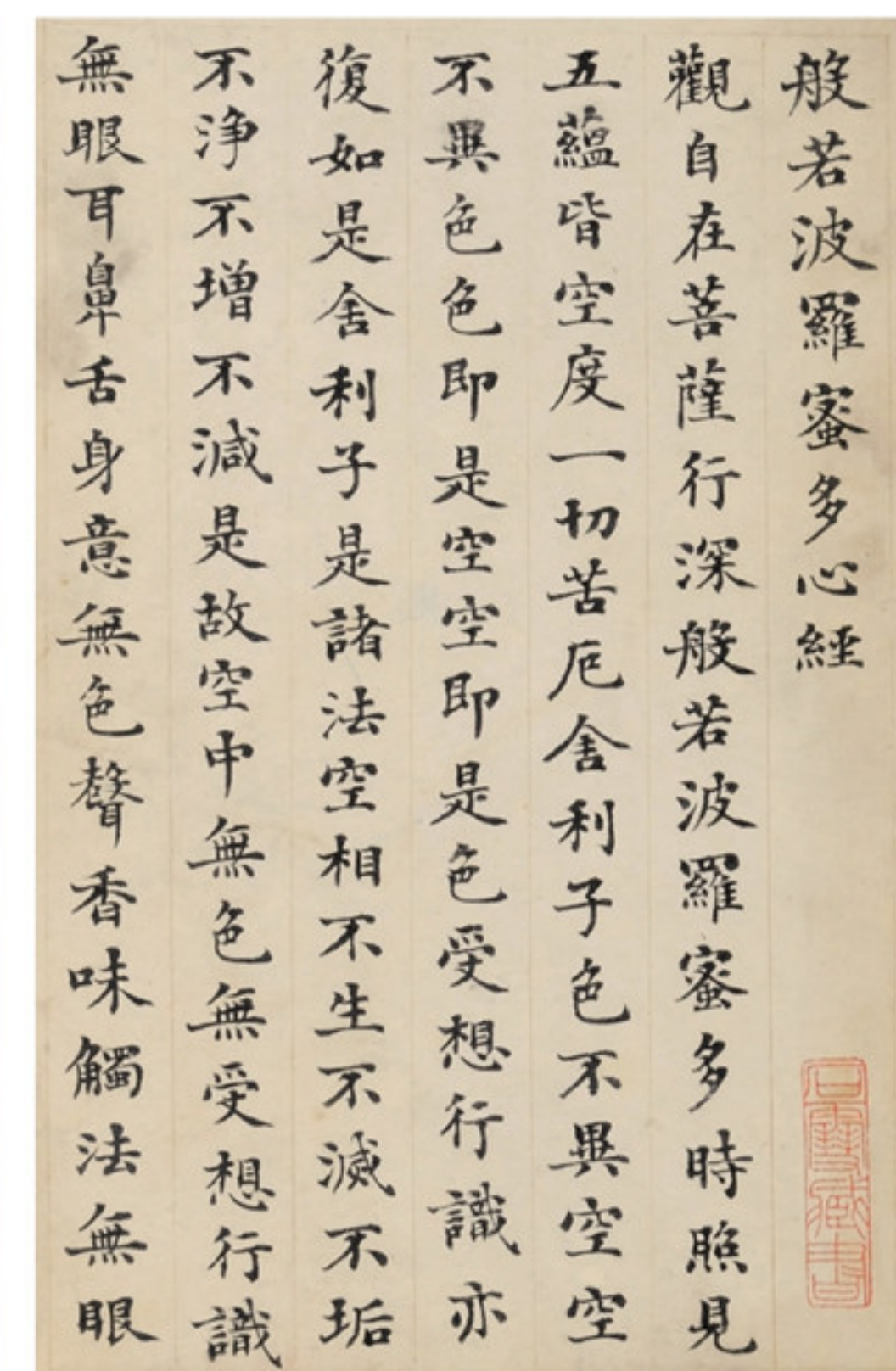
清 刘墉 小楷六种册之“洞庭春色賦”（三页选一）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刘墉 小楷六种册之“魏舒碑”（二页选一）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刘墉 小楷六种册之“石鼓文”（四页选一）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刘墉 小楷六种册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三页选一）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刘墉“石菴”篆书朱文方印对比

印文由上至下，由右至左分别选自故宫博物院藏刘墉《小楷六种》册之“洞庭春色赋”、“题桃源图”、“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石鼓文”、“魏舒碑”，《楷书秋阳赋东方朔传》册之“秋阳赋”、“东方朔传”

近人马宗霍《书林纪事》称：「石庵有三姬，皆能代笔，可乱真，外人不能辨，晚年书代笔最多。其但署名『石菴』二字及用长脚『石菴』印者皆代笔，署『瑛梦禅』亦其一也。」记载的「石菴」印做朱文细篆，「菴」字的末笔没有明显的「悬针垂露」的篆法，而是「长脚」。有此印的刘墉书法，笔画肥软，少筋骨之力，欠缺侧之姿，这也是刘墉书作代笔或伪托的一种情况。

笔者在看刘墉《小楷六种》册时发现，「洞庭春色赋」、「黄庭经一则」、「题桃源图」、「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石鼓文」、「魏舒碑」六种在书法特征以及钤印上有异同。其中「洞庭春色赋」、「题桃源图」、「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石鼓文」四种均钤有「石菴」长脚印，且书字笔性较为一致。「洞庭春色赋」起首结体有不稳处，后段书势较自然稳健，自题：「尹斋以宣德纸索余书，自顾纸佳而书不称，故多做小字，未敢率尔付之涂抹也。石庵。」「题桃

源图」、「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石鼓文」笔墨周到，转折自然，结体稳健。末开「魏舒碑」可能是因为为界格的缘故，字形方正但显拘谨。「石菴」一印也不同，「洞庭春色赋」与同藏故宫博物院的《楷书秋阳赋东方朔传》册所钤的「石菴」印相同，是「石菴」长脚印，「菴」字篆法「大」与上面的「草字头」不连；「题桃源图」、「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石鼓文」三种的「石菴」印的「菴」字篆法「大」与上面的「草字头」相连；「魏舒碑」的「石菴」印不是长脚印，还钤有「刘墉之印」白文印。「黄庭经一则」与其他五种书写特点不同，款署「丙申秋八月三日灯下临，石菴」钤「刘墉之印」白文印。根据年款可知此为刘墉五十八岁书作，笔法谨严，转折、连带交待清晰，体势于端整中蕴俊逸，这些与他遍学诸家形成的严谨的小楷书风是统一的。诸多疑虑或许早有方家解读、研判而我有所不知，留待以后学习。

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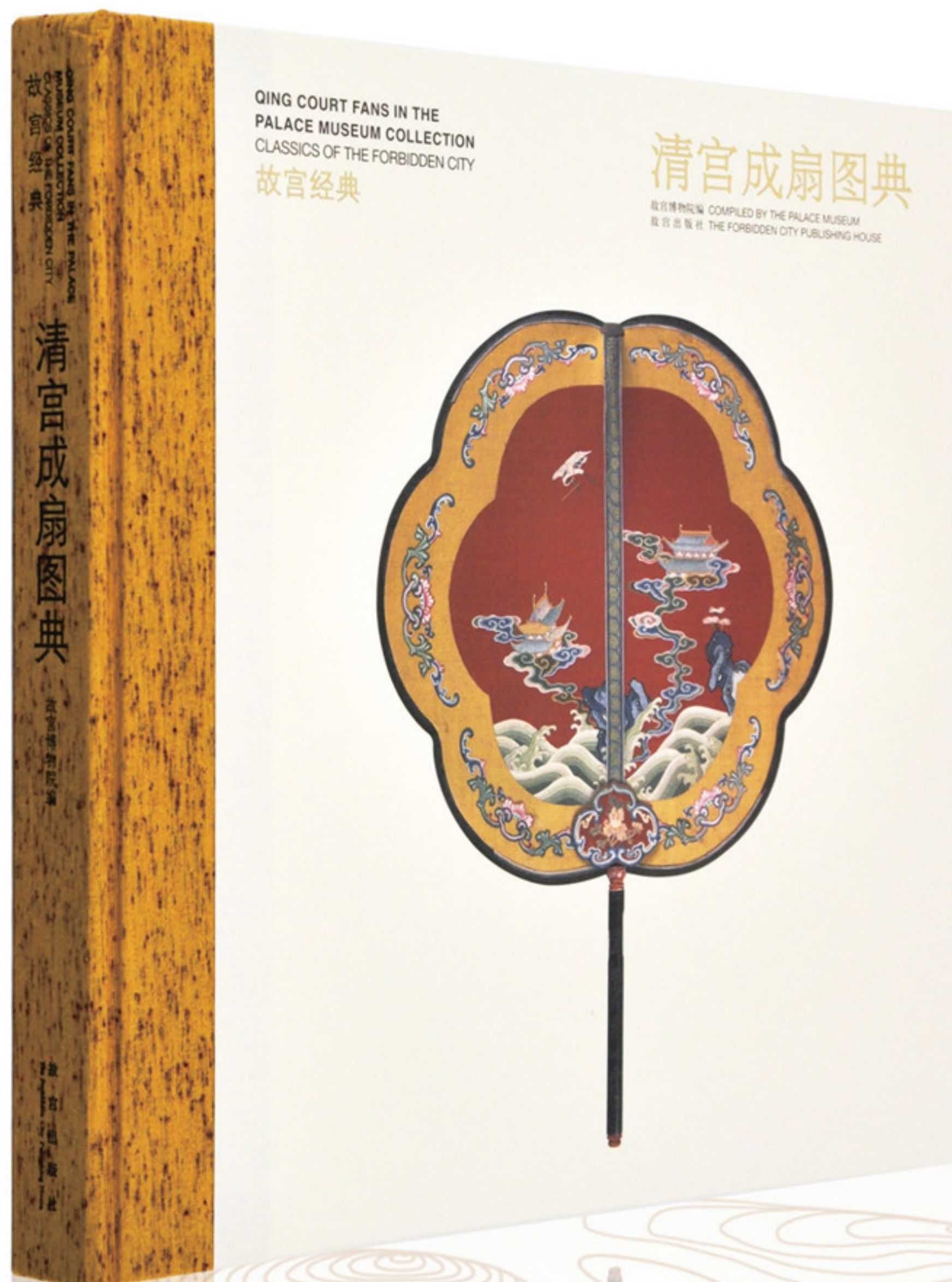
交相辉映的艺术品

故宫博物院现收藏有成扇类文物近万件，其中绝大部分属于清宫旧藏。清宫成扇以折扇和团扇为主，质地有纸、绢、绸、缎、纱、绉丝等，亦有少量竹扇、羽扇、象牙扇以及芭蕉扇等。

清宫成扇颇具宫廷特色及艺术价值，堪称中国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了古代能工巧匠的聪明才智，不愧为人类文化遗产的瑰宝。



蒋廷锡绘梅雀图
康熙帝书雪梅诗折扇（局部）



清宫成扇图典

「故宫经典系列——集观赏与讲述为一身」

定价：360.00元

书号：ISBN 978-7-5134-1133-2

版次：2018年12月第1版

装帧：盒函装

开本：12开

页数：277



故宫书店



故宫博物院
出版旗舰店

黄色缙丝凤梧牡丹图
紫檀木刻寿字柄团扇
通柄长49厘米 面径33.5厘米
清乾隆（1736-1795年）

